

詩

筏

全

蘇子卿

PDG

詩筏

吳興叢書

歸安吳大受牧園刪訂

詩亦有英分雄分之別英分常輕輕者不在骨而在腕
腕輕故宕宕故逸逸故靈靈故變變故化至於化而
英之分始全太白是也雄分常重重者不在肉而在
骨骨重故沉沉故渾渾故老老故變變故化至於化
而雄之分始全少陵是也若夫骨輕則佻肉重則板
輕與重不能至於變化總是英雄之分未全耳

詩以蘊藉爲主不得已溢爲光怪爾蘊藉極而光生光
極而怪生焉李杜王孟及唐諸大家各有一種光怪
不獨長吉稱怪也怪至長吉極矣然何嘗不從蘊藉

中來

李杜詩韓蘇文但誦一二首似可學而至焉試更誦數十首方覺其妙誦及全集愈多愈妙反覆朗誦至數十百過口頷涎流滋味無窮咀嚼不盡乃至自少至老誦之不輟其境愈熟其味愈長後代名家詩文偶取數首誦之非不賞心愜目及誦全集則漸令人厭又使人不欲再誦此則古今人厚薄之別也

詩文之厚得之內養非可襲而取也博綜者謂之富不謂之厚穠縟者謂之肥不謂之厚粗儻者謂之蠻不謂之厚

厚之一言可蔽風雅古十九首人知其澹不知其厚所

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卽如李太白詩歌其神氣與味皆厚不獨少陵也他人學少陵者形狀龐然自謂厚矣及細測之其神浮其氣囂其味短畫孟賁之目大而無威塑項籍之貌猛而無氣安在其能厚哉

莊子云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所謂無厚者金之至精鍊之至熟刃之至神而厚之至變至化者也夫惟能厚斯能無厚古今詩文能厚者有之能無厚者未易覲也無厚之厚文惟孟莊詩惟蘇李十九首與淵明後來太白之詩子瞻之文庶幾近之雖然無厚與薄毫釐千里不可不辨

詩文有神方可行遠神者吾身之生氣也老杜云讀書
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吾身之神與神相通吾神既來
如有神助豈必湘靈鼓瑟乃爲神助乎老杜之詩所
以傳者其神傳也田橫謂漢使者云斬吾頭馳四十
里吾神尙未變也後人摹杜如印板水紙全無生氣
老杜之神已變安能久存

神者靈變恂恍妙萬物而爲言讀破萬卷而胸無一字
則神來矣一落滓穢神已索然

段落無迹離合無端單複無縫此屈宋之神也惟古詩
十九首彷彿有之

古今必傳之詩雖極平常必有一段精光閃鑠使人不

敢以平常目之及其奇怪則亦了不異人意耳乃知
奇平二字分拆不得

清空一氣攪之不碎揮之不開此化境也然須厚養氣
始得非淺薄者所能僥倖

詩文以不斷不續爲至然須於似斷似續處求之
杜詩韓文其生處卽其熟處蓋其熟境皆從生處得力
百物由生得熟累久斷墜以生爲熟久之自能通神
若舍難趨易先走熟境不移時而腐敗矣

詩之近自然者入想必須痛切近沈深者出手又似自
然

不爲酬應而作則神清不爲諛瀆而作則品貴不爲迫

脅而作則氣沈

陶元亮詩淡而不厭何以不厭厚爲之也詩固有濃而薄淡而厚者矣

美人姿態在嫩詩家姿態在老

寫生家每從閒冷處傳神所謂頰上加三毛也然須從面目顙頰上先着精彩然後三毛可加近見詩家正意寥寥專事閒語譬如人無面目顙頰但見三毛不知果爲何物

古人詩文所以勝我者不過能言吾意之所欲言耳吾所矜爲剗獲者古人皆已先言之以吾之意出古人手較吾言倍爲親切試取古人意出吾手格格不甚

暢快始見吾短

詩有眼猶奕有眼也詩思玲瓏則詩眼活奕手玲瓏則奕眼活所謂眼者指詩奕玲瓏處言之也學詩者但當於古人玲瓏中得眼不必於古人眼中尋玲瓏今人論詩但穿鑿一二字指爲古人詩眼此乃死眼非活眼也鑿中央之竅則混沌死鑿字句之眼則詩歌死

五言古以不盡爲妙七言古則不嫌於盡若無盡而不盡不盡而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斯

唐人五言律之妙或有近於五言古者然欲增二字作七言律則不可七言律之奇或有近於七言古者然

欲減二字作五言律則不能其近古者神與氣也作詩文者以氣以神一涉增減神與氣索然矣

七言絕所以難於七言律者以四句中起承轉結如八句而一氣渾成又如一句耳若只作四句詩易耳易耳五言絕尤難於七言絕蓋字句愈少則巧力愈有所不及此千里馬所以難於盤蟻封也

極用意人詩文得意處每從不經意處得之極不經意人詩文得意處每從用意處得之

學古人詩不可學其粗俗非不可學不能學也非極細人不能粗非極雅人不能俗

古詩之妙在首尾一意而轉折處多前後一氣而變換

處多或意轉而句不轉或句轉而意不轉或氣換而句不換或句換而氣不換不轉而轉故愈轉而意愈不窮不換而換故愈換而氣愈不竭善作詩者能留不窮之意蓄不竭之氣則幾於化

儲王孟劉柳韋五言古詩澹雋處皆從十九首中出然其不及十九首政在於此蓋有澹有雋則有跡可尋彼十九首何處尋跡

長篇難矣短篇尤難長篇易冗短篇易盡此其所以尤難也數句之中已具數十句不了之勢數十句之後尙留數十句不了之味他人以數十句難了者我能以數句便了他人以數句易了者我能以數十句不

了固由才情亦關學力

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
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
訴從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寫
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楮先生也蓋龍門與
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
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
中流出也

蜀人趙昌花卉所以不及徐熙者趙昌色色欲求其似
而徐熙不甚求似也中晚唐人詩律所以不及盛唐
大家者中晚人字字欲求其工而盛唐人不甚求工

也

亂頭粗服之中條理井然金玉追琢之內姿態橫生兼此二妙方稱作家

凡詩文可盜者非盜者之罪而誨盜者之罪若彭澤詩諸葛出師文寧可盜乎李杜韓歐集中亦難作賊間有盜者雅俗雜出如茅屋補以銅雀瓦破衲綴以葡萄錦賍物現露易於捉敗先明七才子諸集遞相剽刼乃盜窩耳

盛唐人詩有血痕無墨痕今之學盛唐者有墨痕無血痕

愈碎愈整愈繁愈簡態似側而愈正勢欲斷而愈連草

蛇灰線蛛絲馬跡漢人之妙難以言傳魏晉以來知者鮮矣

下虛字難在有力下實字難在無跡然力能透出紙背者不論虛實自然渾化彼用實而有跡者皆力不足也

枯瘦寒儉非詩之至然就彼法中亦自有至者枯者有神瘦者有力寒者有骨儉者有品

下語忌杜撰押韻忌現成

昔人論文云貴在升裏能轉斗裏能量作詩亦然

胸中無事則識自清眼中無人則手自辣

不貴能學貴於學而能捨捨之乃所以爲學也無所不

捨斯無所不學矣

蘇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穩吾詩亦然此子由極謙
退語然余謂詩文奇難矣奇而穩尤難南威西施亦
猶人也不過耳目口鼻天然勻稱增之一分則太長
減之一分則太短便是絕色諸葛武侯老吏謂桓溫
曰諸葛公無他長但事事停當而已殷浩閱內典歎
曰此理只在阿堵邊後代詩文名家非無奇境然苦
不穩不勻稱不停當不在阿堵邊

書家以偶然欲書爲合心遽體留爲乖作詩亦爾
煉句煉字詩家小乘然出自名手皆臻化境蓋名手煉
句如擲杖化龍蜿蜒騰躍一句之靈能使全篇俱活

煉字如壁龍點睛鱗甲飛動一字之警能使全句皆奇若煉一句只是一句煉一字只是一字非詩人也古今人才原不相遠惟後人欲過古人另出格調超而上之多此一念遂落其後如五言古詩魏人欲以豪邁掩漢人不知卽以其豪邁遜漢之和平晉人欲以工緻掩魏人不知卽以其工緻讓魏之本色求高一着必輸一着求進一步必退一步

嚴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二書皆足長人慧根然諦滄浪詩亦有未盡悟者閱鍾譚集亦有未至厚者以此推之談何容易

少陵稱太白詩云飛揚跋扈老泉稱退之文云猖狂恣

睢若以此八字評今人詩文必艷然而怒不知此八字乃詩文神化處惟太白退之乃有此境王孟之詩潔矣然飛揚跋扈不如太白子厚之文奇矣然猖狂恣睢不如退之有志詩文者亦宜參透此八字

少陵詩云前輩奔騰入餘波綺麗爲蓋謂前輩時有綺麗之句不過餘波及之耳若其入手則如良馬奔騰不可控馭也以奔騰二字合之飛揚跋扈四字覺李杜存日龍飛虎躍鳳翥鸞翔如在目前

吳景仙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而嚴滄浪訶之謂健字但可評文不可評詩余謂詩文原無二道但忌硬而不足健縱或優柔婉約低徊纏綿然其氣力何嘗不

健不健則弱矣滄浪又云雄深雅健不若雄渾悲壯
余謂此四字但可評杜詩耳他家亦未盡然總不若
沉着痛快四字爲至曰痛快則悲壯已包曰沉着則
雄渾之所自出而健不足以言之矣

不知何所起不知何所止一片靈氣恍惚而來十九首
中取一篇諷之亦爾取一段諷之亦爾取一句諷之
亦爾合十九首全諷之亦爾

同時齊名者往往同調如沈宋高岑王孟錢劉元白溫
李之類不獨習尙切劇使然而氣運所致亦有不期
同而同者獨李杜兩人分道揚鑣並驅中原而音調
相去遠甚蓋一代英絕領袖羣豪壇坫設施各有不